

春节报告

章小兵

忙,可以说是我过去一年的主旋律。难得春节,我给自己放个大假,想在这有限的假日里,尽情地放松自己。

每年春节我都上班,今年,难得享个完整假期。想想家中吃的喝的应有尽有,既没有到超市采买的欲望,也没有采买的必要。老两口在家望着早已打扫得窗明几净的居室,闻着上下左右邻居飘来的美食馨香,我们却迷茫起来,不知道做什么好?炖鸡杀鱼,搓圆包饺子,这些年夜饭基础工作早由老伴做好,我想插手都没有机会。老伴似乎也很迷茫,不知道两个人过春节,烧什么菜为好?也许,每逢佳节倍思亲吧,老伴与远在外国的女儿,虽然时差不同,却心有灵犀几乎是同时,拨打着对方的视频,视频中母女俩相互在厨房中展示各自准备年夜饭的菜肴,女儿那边是蛋饺、火锅、牛排,老伴这边是和气菜、煎带鱼、沙锅炖老母鸡。虽然彼此相隔万里,薄薄的屏幕,却成了我们心贴心的最佳的通道。没有爆竹,就着电视机里春晚的喜庆音乐,与一桌子丰盛的菜肴,我与老伴,还有屏幕中的女儿,共同举起了酒杯,恭祝彼此平安快乐。平时不喝酒的我和老伴,几杯红酒下肚,脸却红扑扑的,就像搽了胭脂一样。

正月初一春雨绵绵,我与老伴却起了一个大早。早就计划着给师长拜年。礼品早就准备好了,提前放在小车的后备箱内。想想,再买几只新鲜的花篮为宜,又赶到早市,买了几只新鲜花篮。到小奶奶家时,87岁的小奶奶执意让我们吃一个她亲手煮的“元宝”(茶叶蛋)。不知不觉之中,每年给师长拜年的我,也悄悄地成了长辈。回家不久,我外地回来的外甥与外甥媳妇,特意来给我拜年。总以为老年与青年隔着一条无法消融的“代沟”,其实,几声亲热的“舅舅、舅母”喊了之后,他们各自谈起工作、谈

生活,谈起自己的爱好与愿望,仿佛他们就是我的过去,从他们的身上,我看到了我过去的影子;努力地工作着,认真地生活着,积极地憧憬着,虽然曾经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不如意,但总是向阳向上地往前走着,不停步。

不能说“年年岁岁一床书”,我却实实在在这段清静的日子里,看完了阿城的《闲话闲说》、周瘦鹃的《拈花集》、王朔的《起初·纪年》、葛亮的《燕食记》、潘向黎的《看诗不分明》、王祥夫的《衣食亦有禅》。看过的书,就像走过的路一样,不说留下履痕处处,却在我的思想脉络中,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都说抽烟有瘾,我不抽烟,却对买书有瘾。家中的“领导”已经给我下达指示:不能再买书了,家中已经没有地方放了。但我买书的热情却有增难减。买书并不因为家里那薄薄的一块省“书香之家”的铜匾,而是源于内心对文学的崇敬与热爱。春节期间,我又情不自禁地在网上买了弗朗索瓦丝·萨冈的《你好,忧愁》、比尔·波特的《空谷幽兰:寻访当代中国隐士》、沈从文的《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》、朱天文的《世纪末的华丽》及杨小凡的《药都人物》等。人家春节收获祝福多多,我想,收到自己心仪的书,那种喜悦也可以用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来类比。

春节假期将尽时,天气由雨转晴,由冷转暖。我和老伴开着小车漫无目的地在山野公路上前行着,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润、甜津津的芳草味道,那种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感受,随处可见。想想春节就这样过去了,我也要重新走上忙碌的工作岗位,望着那满山满坡的杂树,叶子渐渐返青,春笋渐渐冒出了地面,向阳的陡崖上,一株株幽兰含苞待放,我的这篇《春节报告》也渐渐地染上了几许带绿的春色。

年忙

王玉初

春节假期,抛开花在路上时间,留给过年的时间并不多。更何况,回老家后得帮父母准备年夜饭,要走亲戚,要喝年酒,还要拉家常……匆匆忙忙,年就一晃而过,甚至让人生出些许的疲惫之感——过年咋比上班还累呢?

这样的过年,值得吗?朋友说,这叫“年忙”,忙一点才有年的味道。如果过年只看像电影一样,双手一抄,啥事也不干,那样的年才寡淡无味。过年,本来就该忙一点,多一点体验。如果没有体验,年的滋味无论如何也是煲不出来的,更留不下丝毫的念想。“年忙”,忙了个啥呢?

忙着装后备箱。年前,我去超市买了一趟又一趟,想到了给父母买礼物,却忘了给小外甥买学习的用品;想到了年夜饭的大菜,却忘了买调料;想到了买了些新鲜水果,还是落下了给父母换一套餐具……我忍耐着在超市里排着长长的队,还要计算着网上买的新鲜蔬菜的到货时间,总算买齐了年货,车的后备箱也装满了。年后,要返城了,清空的后备箱又被父母早早准备的腊肉、鸡、鸭、蛋、年糕、花生、红豆、绿豆等塞得满满的。父母给的东西,我没有丝毫的谦让,欣然接受。因为,这是父母一年来的期待,是一份浓浓的爱,甚至是他们生活在老家的最美念想与自我肯定。

忙着打年鱼。腊月廿九打年鱼,是老家的习俗。过年的鱼,大家早就养在水缸中了,加上氧气泵,鲜活着哩。全村打年鱼,要的就是那份热闹劲。上门口塘,是村里89户人家共有的。家里有渔网的,都可以去打,打到的鱼会先开“网钱”(十得),然后89户平分。去年干旱,池塘里的鱼翻了白,在家的老人们都认为池塘已没什么鱼。但春节大家还是决定试一下,权当练练打鱼的手艺。有十户拿来了渔网,

其中四人扎了木筏漂在塘中间,其他人则站在岸上撒网。随着一声令下,十张网齐下水。打了十来分钟,不见有鱼。当大家要泄气时,塘中间有人拉起一条大鲤鱼,约摸着七八斤,瞬间又激起了大家热情。最后,除开“网钱”,还留有47条鱼。按人头算,两人一条鱼。过年的鱼不切,不够分一条整鱼的人得找好搭档才能一起拿走一条鱼。多出来的两条鱼,送给了村里的一位孤独老人。打年鱼,图的就是忙中欢乐一场。

忙着怀念先人。过年团聚,不忘先人的艰辛。于是乎,我带上6岁的儿子一起去了祖堂几次,祭拜了先人。他学着大人的模样行祭拜之礼,虽不明其里,却热情地辨识牌位上的名字,还一个劲地问家族中曾发生的故事。我想,这或许就是流淌着的家族血脉吧,不用过多说教,只要在祖堂站一站,孩子就知道了自己的根在哪里。为了这个,忙是值得的。

忙着拜年。大年初一早晨,出了“天方”(去祖堂祭拜)之后,大家便挨家挨户地去给长辈们拜年。受拜者,满脸带笑地坐在家里等着,后辈们则排了长队依次参拜,这是村里人沟通感情最直接、最朴素的方式。还要拜拜年,则是某家有人过世,大家在三年之后集中前往进行的祭奠。拜拜年,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后的热闹,热闹过后他便成了祖堂里的先人了。接下来,则是走亲戚拜年,家家到,或聚到一家……很多时候,一年只见这一面,无疑是值得珍惜的。拜年,占去了春节的大部分时间,让做饭菜的人很忙,让赶路的人很忙,但忙中透着浓浓的亲情味。

年忙,是一种姿态,让人心意满满;年忙,是一次又一次的行动,因为体验才回味无穷;年忙,还是对传统的致敬,是一个人心灵最好的安放。

年味

陈鹏飞

忙完了年货,在难得的半刻闲暇,拿起手机,看着今日头条里的新闻,还有微信里的公众号和动态消息,打开一个个小圆点,看到的感知到的都是满满的年味。

今年春节,郑州调整了烟花爆竹燃放政策,从燃放改为了限放。过年放炮捡炮是我印象里最有年味的事。在老家,小年那天就开始放炮了,一直要放到元宵节。中间的这段时间,特别是到年三十晚上,吃饭前都是要先放炮,然后开始吃晚饭。年三十晚上一过凌晨十二点,还得放挂大的压轴鞭炮,在那个时刻,整个小山村里都是炮声,周边紧邻的村子里也都是炮声,一直响到大年初一早上,后半夜就是伴着鞭炮声进入梦乡的。

父母依然忙碌,特别是母亲,从许昌回来后就在厨房里摘菜洗菜收拾,还把美食炸啊煎啊炖啊,父亲则是一边帮帮忙,一边抽出

时间来教儿子下象棋,爷孙俩是杀得不亦乐乎。

按老家的习俗,年三十下午就要把春联贴上。早上下楼的时候,邻居家的孩子已经把自己写的对联先贴上了,真有一种过年的快乐气氛。这些年,我居住的房子对联都是手写的,这样贴出来的春联才有真实感,才有文化气息,才有年的感觉。

从小区广场路过,院子里几棵树上的鸟儿都在欢唱,仿佛它们也知道过年了,那种高兴劲就别提了。听着鸟儿们开心的鸣叫声,我想这个兔年,一定是个好年景。

新年第一天,到黄河花园口的大堤上溜达一圈,大堤上车辆如潮,人声鼎沸,好一派热闹景象。

此时此刻,我知道,必将是这新年,胜旧年!

春节我这样过

编者按:

烟火璀璨,新岁更迭,癸卯兔年如约而至。这几天,逛大集、走亲访友、吃美食、看美景……孩子欢喜、大人忙碌,但人们忙碌得有奔头,有盼头。有人说春节过的是氛围,有人说春节过的是文化,正如“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般,每个人的春节都是独一无二的,本期让我们和读者一起分享2023年春节那些不一样的精彩。



赵国明/图

春节的“钱”途“舅”事

肖阳

我从小住外婆家,四位舅舅爱管我,我长大成人后,他们还像小时候那样管我。

俗话说,儿大三分客,外甥大了也一样得当客人对待。四位舅舅可不认这个理儿,每年春节去给他们拜年,舅舅们三杯小酒过后便端起长辈的架子,开启了问话模式。我必须像和领导汇报工作一样,有问必答,随着舅舅们越喝越高,问的问题也越来越细,甚至连我一年收入了多少钱,花了多少,存了多少,也必须跟他们交代清楚。

刚开始我还如实汇报,但每次汇报完,四位舅舅便开始轮番教导,让我在单位好好干,趁着年轻多学技术,只要下力肯干,一定会得到领导的重视。

舅舅们这些老生常谈,谈得我一脸门子火。

那几年,我单位效益不好,工资有时拖半年都不发。舅舅们非在酒席上,让我当着一些亲戚说这些,相当尴尬。

酒桌上还坐着表哥表弟好几个,他们单位本身效益就好,那几年一个个又官运亨通,都在单位当上了部门领导,我若如实汇报出自己的工资状况,才是自取其辱呢。舅舅们再问我,我就开吹,说,我单位虽然不好,但我有第二职业,下班后和几个朋友做生意,收入比上班强多了。

但这招“后遗症”严重,春节过后没几天,大舅便来问我借钱,说他要翻盖房子用。我哪里有钱借他呀,只好含糊糊说,我的钱都投资做生意了,手里没余款。

大舅脸色不悦,对着我劈头盖脸一顿批:“成家立业了,应该手里有点存款,以备不时之需,不能全投资做生意,生意有赔有赚,万一赔了,一家老小跟着你喝西北风呀?”

过了小年,又到大年,我们才在鞭炮的余音中往老家走。

老家有条祖上传下来的拜年的规矩,初一初二拜父母,初三初四拜丈母,初五初六拜舅母,初七初八拜姑母,依次拜下去,一直拜到元宵节,人称“尾巴年”的正月十五为止。乡里的年俗就在小路上走着,稻场上摆着,灶膛里燃着,火锅里煮着,酒杯里荡漾着。

可是如今拜年,看重的不再是形式,而是那种人情年味。

到老家的那天,母亲早早地就来电话问出发的时间。老人家说,她已安排好接我们的车,算准了我们到家吃饭的时间,等着呢。母亲是农民,和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,从早到晚安排的都是包谷红苕,芝麻绿豆,没曾想,人老了,还和车与电话有了交情。

好不容易回趟老家,我是一定要到处走走。村子的后面是一座大山,那里有我少年欢歌留下的足印,记忆中日渐光秃的山梁,如今一派郁郁葱葱。三叔说,很多人都用上了沼气,煤气,谁还天天惦记着柴禾呢,他都快五年没去过柴山了。

在老家的几天,我几乎没有空闲过,左邻右舍你接我请,实在是盛情难却。冬儿是我的学生,听说我回来了,一定要我们一家去做客。本来到他家不远,他还是和弟弟开了一辆小轿车来接我们。这几年,他们三兄弟在广东从事柑橘深加工产业,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,听说每年都有几十万元的利润,起先只是听得耳热,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聊聊。

冬儿在车上一路和我说着话,虽然都是

咳,咋说也是挨批,干脆说实话得了。第二年过春节去给舅舅拜年时,舅舅们再问我工作如何时,我便直接说,效益不好,生意也做赔了。

四位舅舅听完后,叹息声此起彼伏,好像他们指望我这个外甥给他们养老一样,愁得眉头拧成了疙瘩。最后还是小舅开了口,他让在座的表兄弟帮我找份工作。二舅和三舅也插话说,脏点累点不要紧,工资高开得及时就行。大舅表态,说找工作托人花钱的话,他来拿。

两天后,我还没起床呢,大舅便打电话来说,表哥给我找了份新工作,让我初七去上班,我一听单位虽然是私企,但效益不错,我被安排在宣传科上班,正好对我的美术特长。

拿人家手短,吃人家嘴软,四位舅舅出面让表哥给我“活动”来的工作,我必须好好珍惜。

大舅还告诉我,做人要实诚,他那次是故意借钱,只为试探虚实。舅舅们从小看着我长大,知道我调皮、不听话、胆子大,家里的孩子中,他们最不放心我。

果然是亲舅,我一动身子,便知我往哪里飞。

自此后的每年春节,我都主动去给舅舅们汇报工作。因为我知道,他们打探我工作上的事儿,不是看我热闹,我混得好,他们自然高兴,我混得不好,他们便竭尽全力帮我。前些年,我辞职做生意,好几次资金周转不动,都是舅舅们借钱帮我渡过难关。

如今大舅二舅三舅已经不在,因为疫情,我有三年没去看望小舅了,方知,旧光阴里那些亲人团聚的日子多么幸福,连舅舅们劈头盖脸的教训也被岁月浸染得温馨又亲切。

醉行乡关年渐远

刘玉新

讲的生意上的起起伏伏,但我从他的话音里还是听出了满满的自豪感。

到了他家一看,嗨!三层的小洋楼,红绿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映出一层层彩霞的光晕,兄弟三人一人一个单元,楼上并列着三个“天线锅儿”。冬儿一边殷勤劝酒,一边和我谈广东,谈柑橘,谈经营,还谈到了他娶回来的俏媳妇儿。

言里言外,一脸的幸福。

几年没和冬儿见面,当年一说话就脸红的小伙子,现在变了个人似的。反倒是我这个当老师的显出了拘谨,讲台上的那点自信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冬儿的哥哥说,这几年冬儿在广东,利用晚上的时间,还参加了函授,拿到了本科文凭。难怪他说起来一套一套的,这肚里的墨水儿多了,还就是不一样。冬儿说,他已经准备在村里投资建一个柑橘深加工的厂子,他要将从广东学到的技术反馈给故乡,早日振兴乡村,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

走出冬儿家,天色渐渐暗了。村子沉浸在一片祥和宁静中,偶尔响起的一两声鞭炮声给村子更增添了一份喜气。我没让冬儿开车送我们,我想再走走散散酒气。

山上的雪线依稀可见,走过新育的柑橘林,簇簇墨绿在农家的灯火晚照中漾出浅浅新意,似有几缕芳香袭来,我仿佛看到了枝头金黄的果实,将整个秋天装点得格外绚烂而丰满。这几年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卓有成效,村里一年一个样。年已渐行渐远,我的心却还伫立在节日的氛围里,还在回味冬儿的雄心壮志,还在想象着乡村振兴带来的美好画面。